

WORLD LITERATURE

CLASSES

世界另类文学龙虎榜

MUCKRAKING

法网红尘



第一章

我坐在法庭靠边的长凳上，身子尽量前倾，以免听漏了法官的每一个字。因为我以前情人的新女友——伊芙·伊勃莱茵马上就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出丑了，爱德华·J·汤普森法官不会饶恕她的。一想到这我就兴奋得直想跳舞。

等着瞧吧，伊芙·伊勃莱茵遭斥责时因生气而变形的脸会令魔鬼也感到丑陋无比。

“伊勃莱茵女士，我想提醒你，有些事你显然忘了。”汤普森法官几乎是从牙缝里一个字一个字地进出了这句话。伊芙对那位年长的目击证人的攻击，显然使这位秃顶而颇具绅士风度的法官罕见的耐心达到了极限。

“这里是法庭，在这里，要有一定的行为规范和基本的修养。至少，在我的法庭里，至今还没有人来验证这些礼节的必要性。”

“尊敬的法官，这个证人在撒谎。”

伊芙站在她的座位前说。她激动得那紫褐色的脸和修长的身体也因此而颤抖起来。她的化妆无可挑剔，红色紧身毛衣像绷带一样清晰地勾勒出她浑身动人的曲线，我这可不是在嫉妒她。

“住口，伊勃莱茵女士！”汤普森法官戴着一副和法官服很相称的眼镜，他从眼镜下斜睨着伊芙制止道：“我不允许你诽谤一位证人的人品。你不停地追问她同一个问题，而她已经告诉你你不记得鲸目文件放在哪里了。如果你还记得，她两年前就已经退休了。提下一个问题吧，律师！”

“不，尊敬的法官大人！戴伯斯夫人作为韦尔罗斯化工厂的档案管理人，她十分明白鲸目文件在哪里。听我说，这个证人在



撒谎!”伊英用她那修剪整齐的手指着戴伯斯夫人说。后者涂了脂粉的脸涨得通红。

“天啊!”

她惊叫起来，手颤抖着举到戴有珍珠项链的胸前。戴伯斯夫人灰白的头发闪闪发光，映衬着她那像圣母玛丽亚一般诚实的脸。

“我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向法庭撒谎!”

任何有感觉的人都看得出，她说的是实话。

“啊，上帝，我向圣经发誓!”

“伊勃莱茵女士，”汤普森法官十分生气了。

“你说得已经有条理了!”他抓起木槌使劲敲打起来。

咚!咚!咚!

与此同时，马克·比斯卡特——我从前的男友，以及现在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则正在律师席上假装翻看证据。他好像并未在意陪审团的情况。但实际上，刚才所有的话他都听得一清二楚。希望他还没有忘记我的预言：伊芙会在今天碰得头破血流的，那么我就可以对他说：“怎么样，我早就提醒过你啦!”

“我反对，法官大人!”

原告的律师格里·迈克伊凡大声抗议道。“伊勃莱茵女士对这位证人的诱导是一种侮辱，是侮辱!”

迈克伊凡是一个见习律师，他刚才一直一言不发地置身事外，只是为了抓住时机一显身手，以引起陪审团的注意。法庭就像一个舞台，只不过舞台上所有的男主角和女主角都是律师而已。

这时，我突然注意到陪审团在汤普森法官讲话时，前排陪审员都怒视着伊芙；而后排那两名和戴伯斯夫人差不多年纪的陪审员，虽然拼命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但从那紧咬的嘴角处仍可看

出她们对伊芙的恶劣处境流露出掩饰不住的笑意。伊芙失去了陪审团的支持，这将对被告不利。不幸的是，对我而言，这是一次关系重大的审判，被告是我的“罗扎特·比斯卡特”律师事务所——有人也称它为罗比事务所的一个重要当事人。

真是见鬼了！我坐得更直，焦急地看着马克。但他还是继续摆弄着那些该死的证据。我和他七年前创立了罗比事务所，然后把它经营成费城最成功的律师事务所。由于全身心投入到事务所中，我甚至是眼睁睁地看着伊芙成了我感情生活中的第三者。

不行，一定得采取点措施了。

我站了起来！无需特意引起别人的注意，因为我六英尺的身高已替我做到了这一点。对于一名见习律师来说，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高度。尽管当我才十几岁，跻身于一群烟枪中时，浓浓的烟雾使我很不好受。后来，我长得更高了，更强壮了，金黄色的头发也更加亮泽，所以看起来更像个威武的法官。

“啊哟！”坐在我旁边的律师突然叫了起来，原来他被我结结实实地撞了个正着。

“噢，对不起，”我的声音几乎盖过了汤普森法官。他仍在斥责伊芙，陪审团则仍在全神贯注地听汤普森法官讲话。

“嘘！”另一个律师提醒道。

“抱歉，实在抱歉！”我一边不停地道歉，一边从拥挤的座位上磕磕绊绊地挤出去，简直像个乡巴老拳击手打完第二个回合后奔向百威啤酒一样。我眼睛的余光注意到在另一端的那个西班牙陪审员，他的注意力已成功地被我吸引了过来，“呜喏！对不起，”实际上我已在大喊大叫了。

我大步经过围栏走到律师席，见我往日心上人腋窝里的汗已湿透了他那件英式竖条纹衣服。当他听到声音转过头时，我几乎已凑到他那乌黑的波浪起伏的头发上，嗅到了他昂贵的洗发剂的



香味。

“你被耍了，小子。”我带着一丝快意低声说。

“不，这是她第一次出庭。”他低声反驳道。“她只是犯了个错误。”

“不，是你犯了个错误。我告诉过你她连实习律师都不是。她不喜欢和人们沟通，她太冷漠了。现在拿出你的证据，让我们公平地决个高下吧。”

马克抓起一个证物，迅速藏到身后：

“陪审团会怎么看？这会对我们不利的！”

“我眼睛斜着一扫，发觉多数陪审员都在看我和马克。不知是否有人还能认出我这个声名狼藉的激进律师——奔妮·罗扎特？我只希望我的头发别像平时那样惹眼。”

“陪审团也许在猜我们是否还睡在一起呢。委托人赫普特在哪里？他是个重要人物，对吗？”“啊，奥托·赫普特博士。就是前排坐的那个戴钢边眼镜的家伙，他怎么看？”

我看了一下那个家伙的反应，但他臃肿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他是个一本正经的生意人，并不是娱乐界的知名人士。别再为你的新女友找借口了，该给她点颜色看看了！”

“你要我干什么，揍她的屁股？”

“你希望这样？”他马上就先在我身上来了一下，我忍不住傻笑起来，“让他靠边站。别再让她提问任何证人了。”

“她需要锻炼对付人的技巧，仅此而已。”

“我讨厌这种说法，‘对付人的技巧’这是什么意思？你有没有良心？”他脸上立刻闪现出迷人的笑容：“奔妮，你来干什么？难道要我在审判过程中听你说这些胡言乱语吗？”“这是你至少能够做到的，我是在救你的那头蠢驴。拿起文件旁边的玻璃杯。”

我从律师席上端起一大壶水，水很凉，里面甚至还有些冰块，真是太好了。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伸手去拿杯子。

“你还记得里奥·梅里吗？那个想混进哥伦布诞辰纪念日游行队伍里好穿奇装异服的家伙？以前，你为你在意的事情去斗争，比如争取在光天化日下穿紫褐色衣服的权利。”

马克迷人的棕色眼睛里闪过一丝认同的神色，他推了推眼镜，“等一会，奔妮。不要把专利申请书搞乱了，这可是原件。”

“振奋点，不要没精神。”

我伸手去拿杯子，但它从我伸出的手中蹦了出去，像个接漏了的足球一样在桌子上滴溜溜转了几圈。

“哎哟！”我尖叫起来，向杯子猛扑过去，但却扑了个空，以致于把水壶也绊倒了。于是水壶里的冰块和冰水像山地喷泉一样汨汨而出，并跟随着马克两腿前“哗啦”一声清脆的响声，那个玻璃杯也着陆了。

“啊！”马克喊着跳了起来。“上帝呀！真冰！”他睁大眼睛从律师席旁跳了起来，两脚像跳狂欢舞似地踩得冰块吱吱嘎嘎直响。

“噢，不！”我惊叫了一声，把玻璃水壶摔到他的脚下后说：

“哟，它也掉下去了！”

“唉哟！”马克抓住自己的脚，“上帝呀！”

“噢，对不起！噢，对不起！”

我像个小海豹似地舞动双臂，尽量表现出无助的样子。我这样做非常不容易，因为我一生都不曾无助过。

与此同时，法庭前面也发生了混乱。前排的一个陪审员吃惊地指着水流在说什么，后排两名年长的妇女也开始踮起脚尖在水潭的空隙中跳动。伊芙已回过头来，涂了口红的嘴巴张得大大



的。汤普森法官扯下眼镜，中止了他的演讲：“法警！代理人！”他咆哮起来，“拿些纸巾来！别弄脏了我的桌子！”“是，法官大人！”法警说完忙去拿纸巾。他拿来纸巾擦水时投给我一个厌恶的目光。律师席上积成潭的水慢慢地流到暗蓝色的地毯上。

“我能用些纸巾吗？”马克说完抓了一把纸巾，轻轻擦着他的胯裆。他的举动又引起后排陪审员们的一阵窃笑。

汤普森法官叹了口气，“女士们，先生们，早上的审判到此为止，休庭！荷华德女士，送陪审团……”他摇着头走下了法官席。

“这是你造的乱子，你来清扫！”

法警怒气冲冲地对我说，“最好别留下水痕！”他“砰”地把纸巾扔到桌上，然后向法庭书记员走去，她正把她的手指压得噼噼啪啪直响。

法庭很快空了下来。律师们谈笑着鱼贯而出。原告律师“啪嗒”一声关上公文包也起身离去，在经过门口的赫普特博士身边时，他那张日耳曼人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恼怒。我的表演如此成功，居然连他都骗过了。

这不过是小试牛刀而已。为了事业扮演傻瓜——这当然不是我的第一次。

“这真是太感谢你了，奔妮！”马克擦拭着他裤裆上像坏消息一样四处蔓延的大片湿渍说道。“对不起，伙计。”我对马克说，真奇怪我此时竟然有了一点悔意。就在这个时候，伊芙踏着地毯上散乱的冰块向我们款款走来。

“你没事吧，亲爱的？”她柔声问马克，然后替他揉背，看着她那做作的感伤模样，我简直想吐。

“只是点水，”我说，“他死不了的。”

“你应该小心一点儿，”她皱着眉头说，“我正处在紧要关

头。”

我几乎笑了起来，“你真的以为这只是个意外吗，孩子？是我把水泼到——”

“够了，奔妮！”马克打断了我，拿起了一个湿纸巾，“让我来打扫这些。”

“噢，真的？”

“是的。”

“那好吧，最好是你来处理，我得走了。我有个新的委托人在等我。祝你们好运，孩子们！”

我绕过一洼水向外走去，来到门边时，“砰”的一声撞到了一扇沉重的红木门上。他们关门时，我听见了伊芙的笑声，接着是马克的——那富于男子气的、发自心底的笑声。

我太记得了，那曾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笑声。

但我现在要做的是，忘掉这些。



第二章

LING
G
L
E
I
W
E
N
X
U
L

比尔·科勒布原来被打成青一块紫一块的脸上已被感染成了粉红色，一道裂口使小伙子那金黄色的眉毛变得乱糟糟的，看起来就像一个已烂得一塌糊涂的草莓一样。他的左眼出过血，眼白已经变成了深红色，由于周围青一块紫一块的，因而看起来有些不分皮肉了。所幸的是，他前额上没有出现疤痕。因而我推断凶器一定是巡夜用的警棍，而不是左轮手枪。出手的人一定非常“喜欢”比尔·科勒布。

法官让我受理这个案子。因为科勒布和他的女友艾琳·詹宁斯已经对警察的这种残暴行为提起了起诉——而这正是我的专长。在过去的两年中，费城被迫为警察的渎职行为支付了两千万美元。而其中大部分的钱都进了我的当事人的口袋。我受理的案子从警察威胁、滥用暴力、到因官方所谓的“误伤”引发的案件。就像那个因戴了象征军衔标志的银鹰编织帽而被一个下了班的警察打死了的大学生，以及当时一个在那儿逃跑的抢劫犯也遭到了同样命运的案子。那个喝了酒的警察当时肯定忘了，费城每个人都戴银鹰帽，尤其在球队参加锦标赛时。

这个案件成了当天的头条新闻，因为它有我起草的对三十九区警察的起诉。在我进行调查时，一个费城最好的官员供认，该区曾经销赃过盗窃物资、伪造贩毒证据，并为此把一百多人投进了监狱，包括把一位六十岁高龄的裁缝送进监狱囚禁十二年，尽管这个裁缝是无辜的。裁缝因此从市里得到了两百万美元的赔偿金，为此他只付给了我一笔很小的费用，并以优惠价给我做了一套衣服。我喜欢我的工作，因为它有明确的目的性。我想，我的

家乡并不需要我告诉他们政府中出了问题，而只需要我不停地就此事提醒他们就行了。而我，为此只收一点点可怜的费用，的确，我的费用少得可怜。

“现在再告诉我，比尔，你为什么不要警察给你找医生呢？”

一边问一边作毫无意义的笔记，因为我不想去看他那张被打烂了的脸。这是我在工作中一直没有习惯的地方。

我在诉讼记事本上写道：“医生，医生，给我新闻。”

“我说，我不需要医生。他们给我敷了冰，这就足够了。”

他金黄色的头发已经变得油腻腻的。从鼻子到肿起的上嘴唇上，满是脏兮兮的雀斑。比尔的牙齿属于那种只有穷孩子才有的类型：每一瓣牙齿大大小小地、参差不齐地分布在他的口腔内。令人惊奇的是，居然没有一颗牙齿在混乱中被打掉。

“你应该检查一下的，你随时都会失去知觉的。”

“我会记住的。”

我接着写道，“我得到了一个的关于爱情的案子，这案子非常糟糕。”

“你的肋骨如何？都没问题吧？”

“还好。”

“呼吸时痛吗？”

“不，你看，挺好的。”他吐出一口漏斗状的烟雾，并伸展了一下四肢说道。

“你真棒。没有踢到肚子吗？有没有踢伤、或者打伤其他地方呢？”

“我没事，”他烦躁地说。我有些生气，也许今天早上只能到这儿了。

但我仍有些不死心。



“比尔，如果这么正常。那为什么你又提出警察对你滥用暴力呢？而且当我们向你提出认罪即获释放的条件时，你又不认罪呢？”

“是艾琳的主意，她是我的女朋友。”过了很久，他穿着蓝色伞布囚服的身体移动了一下说。“她…呃…想让我们提出同样的控诉…一起…一样的。”

“但是你不认罪毫无用处。这次麻烦是艾琳惹起来的。而且她还有前科。”

她的前科是因为短期卖淫，但我没必要把话说得太直接。

“她希望我们目标一致。”

“嗯，但你们不能，你们是两个不同的人。你所处的情形跟她完全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有各自律师的原因。艾琳比你更麻烦，因为她当时身上还带有武器。”

“只不过是支电击枪。”“对执行公务的警官胸部用电，你认为不算什么吗？”

他用舌头在浮肿的嘴唇上舔了一下说：“艾琳的脾气很暴躁。假如我不这样做，她会暴跳如雷的。”

“那么怎么办？你们到底谁说了算？”

比尔搭拉着脑袋吐出了一口浓浓的烟雾，浓烈的烟雾和廉价清洁剂的味道混合在一起，使审讯室的空气更加难受。审讯室气窗上的方格纱窗布满了灰尘，很脏的桌子上倒着一只旧的斯迪莱风牌塑料杯。在费城的每个区我都见到过这种杯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走到哪儿这该死的杯子就跟到哪儿。

“接受条件吧，比尔。如果你承认有罪，就能得到释放；如果你硬不认罪，那就得进监狱。这是我们审判罪犯的制度中最可笑的地方。”但他仍然不愿正眼看我。

“好吧。让我们先放下这个话题，给我讲点当时的情况吧。”

你正在为争取动物权利而游行时你被抓住了，你认为弗茨曼·邓恩公司不应该在猴子身上作疫苗试验，对吗？”

“他们没有权利那样做。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这样做。我们并不是他们的主人，只不过我们的身体比他们大点罢了。”

“知道了。”

不管怎样，我们中间有人知道这样的道理了。我不禁发现我最近的革命不过是一群巨人中间的一个小孩子罢了。

“你是‘权利协会’或者其他动物权利组织的成员吗？”

他又对着烟嘴吸了一口烟，然后像吐棒棒糖似的吐出一口烟雾后说。“不，我不需要权威来领导我。”

“那就不是啦。”我继续写道：“不，”“你和艾琳都不是吗？你们结婚了吗？”

“我们不需要权威——”

“又一个不，”我边说边记了个‘第二个不’的记号。

“于是你就和艾琳起来反对这个世界？真得很浪漫。”我也有过这种感觉，当我和马克呆在一起时。那时我比现在年轻得多，脑子里还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幻想。

“我们希望，”他懒懒地说，那个“我”听起来简直像“啊”一样。尽管我熟悉费城方言的每一种音调，但我仍然听不出他的重音在哪儿。

“你从哪里来，比尔？好像你不是本地人。”

“宾夕法尼亚西部，阿尔图纳西边的一个山区。我在一家农场长大，这就是我为什么了解动物的原因。是那家公司毁了我。”他苦笑着说道，并喷出了留在嘴里的烟雾。

“你高中毕业了吗？”

“毕业了。然后我买票坐车到了约克，后来在哈里·戴维森工厂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就是在那儿遇到艾琳的。当时她在实验室

工作，是弗茨曼·邓恩的实验室。他们就是在那儿试验疫苗的。她发现了他们是如何对待猴子的，并拍下了他们折磨猴子的照片。他们在虐待猴子。”这听起来不像是他嘴里说出来的话。

“这是艾琳告诉你的？”

“你知道吗？他们甚至用电激。”

“在猴子身上？”

“在水貂身上，目的是制貂皮大衣、披肩和其他装饰品，”

“水貂？你为什么提到水貂？”

“我不知道，是你提起来的。”

我在记事簿上写道：“不是水貂。”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他傻，还是与无政府主义者谈话总是这样令人感到莫名其妙。

“这是问题的关键，”他又补上了一句。

“这一切全乱套了。”“比尔，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吗？”

我试图操纵我所有当事人的生活，以求得上帝对我工作中失误的饶恕。

“如果我打算抗议动物实验，我就不会选择弗茨曼·邓恩公司作为对象。因为他们正在致力于一种艾滋病疫苗的研究。你知道，人们渴望治愈艾滋病，甚至不惜牺牲一些黑猩猩作代价。为什么你不去追究那些皮革公司呢？那样的话，人们就会理解你、支持你了。”他摇了摇头，“艾琳不在乎人们是否赞同我们，她只想制止这一切。打电话叫电台和电视台来也是她的意思。”

“你确实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麻烦，难道不是吗？”

说完我感到一阵难以抑制的刺痛。他们让每个人都到场了，甚至包括国家电视台，而其中的大部分混乱是一些冒失的家伙自发组织起来的示威游行，这是一个令人棘手的问题。但我不评判我当事人的政治观点这一点上并没有错，我不能捍卫他们说的

所有的话，而只能做到了使他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没有警棍来敲打他们的脑袋。

“艾琳喜欢这样，让一大堆新闻界的人来。”比尔又拎起了一支香烟说道。“你根本不该拒捕。他们有整整一个缉捕队在那儿，而你们只有两个。在我的印象中你并不是一个斗士。”

我扫了一眼比尔的手臂：白皙的皮肤，肌肉是松弛的。

“不，我不是一个斗士，而是一个在恋爱的人。”他不正经地笑道。

我敢打赌他两者都不是，然而我发现我有点喜欢他了。我哗哗地翻着手中几乎是空白的档案。比尔没有前科，即使在乡下也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地方检查官提出一个这么优厚条件的原因。这可怜的孩子打出了他一生中最有力的一击，但这一击也把他带到了这里。

“我不明白，”我关上文件夹问，“你为什么打警察呢？”

“因为他在打艾琳，我想把他拉开。他扭住她的双臂把她摔倒了，就这样。”

他的眼睛里闪着光芒，“而她只不过对他大叫了几声而已。”

“但除了这个正当防卫之外，你还记得吗？她还威胁过警察和她们公司的老板，他曾把他堵在他的梅塞德斯车里过。”

“既然你说起这个，那么我要说，他那是自食其果，而且还可能有更糟的情况呢！她还想把他炸死在他那辆花里胡哨的车里呢！”

“炸掉谁？弗茨曼·邓恩公司的老板？”

我的心绷紧了。不管我的法律观点如何完善，我也一直无法使自己习惯谋杀案，所以在很早以前我就放弃了受理这样的事务。

“比尔，艾琳说过她想杀弗茨曼的老板吗？她真想这么做？”



“她很倔犟，艾琳就是这样。”他低头看着香烟说。“这就是为什么她不愿对指控认罪的原因，因为这样会使他们认为是我们做错了。即使进了监狱，也许我们也会通过绝食来进行抗议的。”

我放下圆珠笔问，“比尔，回答我，你和艾琳商量过杀公司老板的事吗？”他避开了我的视线，把眼睛转向了一边。“她说想杀他，我叫她别那么做。她说在我们商量好之前她什么也不会做。”

“她会告诉她的律师她要杀公司老板吗？”

“不知道。”

我爬在桌子上，凑近他说，“不对呀，比尔。艾琳要谋杀公司老板，而你作为同谋也会被判死刑的。这里的地方检查官想证明他的男子汉气概，所以对每个谋杀犯都提请判死刑。你知道我说什么吗？比尔。”

他把香烟头扔到烟灰缸里然后低下了头。

“无论你的女朋友怎么说，杀死公司老板不能解决问题。即使你们杀死了这个老板，也还有无数个这样的老板。他们开着同样的车，居于同样的社会地位；他们自诩为副总统，排着长长的队等在那儿。比尔你这么聪明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对吗？”

他点点头，捻灭了燃着的烟头。

“我要你答应我不要去做那种蠢事，尤其是我不在场时。看着我比尔，告诉我你没那么蠢。”

他的目光与我碰在了一起，“我没有。”

“不，是跟我说‘我没有那么蠢’。”

“我没有那么蠢。”

他笑了，口中露出一颗乳黄色的牙齿。

“棒极了。你今天不用去法庭。现在，你要向我承认有罪，是现在就向我承认！我会为你争取最好的条件，你一定要接受。”

“我不能。艾琳——”

“忘掉艾琳！如果你做了她让你做的事，你就是笨蛋。她会让你陷进去的，而不仅仅是她。你是我的当事人，也是我担心的人。”

他摇摇头叹了口气，“女士？你有孩子吗？”

“有一个，比尔，那就是你。”



第三章

L
I
N
G
L
E
I
W
E
N
X
U
E

从里面来看，费城新的罪犯审判中心一点也不像法庭：在宽敞的大厅地板上，镶嵌着顽皮的古铜色星星和鳄鱼图案；在法庭的过道里，呈环状地刻着沙滩——大海，海鸥——白色的浪花。令人想到清新的空气——碧蓝的天空，和凉爽的微风——嫩绿的蒲公英——布满苔藓的堤岸。但现实又如何呢？到处是纵火——卖淫——冷血谋杀！也许，只有这些才符合刑事法庭的真义。

在漂亮的审讯室里，在设计成黑色的长靠背椅上，毒贩子和神经错乱的人坐在一起；拉皮条的人和妓女坐在一起；律师和当事人坐在一起。我敢肯定，只有我找到了这里的平衡。我紧挨着紧张的比尔·科勒布坐在律师席上，看着法官约翰·马拉努慢腾腾走上发光的胡桃木制成的法官席，然后坐进美国国旗和宾夕法尼亚联邦州旗之间的皮靠椅里。马拉努法官长得矮小结实，有一个鹰钩状的鼻子，永远一副永远受苦受难的表情，为此他赢得了“教皇约翰”的昵称。

“威廉·塞弗特·科勒布先生，到庭了吗？”

尽管比尔就坐在教皇约翰的面前，他仍然这样故意问道。这是开庭前的例行公事。是由律师和法官们写成一大堆东西，并形成惯例后用来保护宪法赋予被告的权利的一套程序。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对一个人进行审判；让一个人服罪后释放他。但这时如果他是一个穷光蛋或者黑人，尤其是两者兼备时，那么他十有八九会被判有罪了。

“我到了。”比尔弓着腰回答，我赶紧把他的身子推直。